

印刷术、电视机与互联网刍议*

——从麦克卢汉与尼尔·波兹曼的争论说开去

伍正翔

(大连大学师范学院, 辽宁大连 116622)

【摘要】在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中, 麦克卢汉和尼尔·波兹曼可谓两面较为鲜明的旗帜。前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印刷术并为“电的身体”高唱赞歌, 后者则对印刷术所促生的文化传统极力赞赏而为“电视”的“祛童年化”忧心忡忡。而对于互联网而言, 其在今天早已发展成了一种巨大的“融合媒介”。从某种意义上看, 他既强化了所谓的“书写技术”, 又加速了“信息边界”的消失。他所促成的一种宽泛的知觉场, 并没能把人类社会重新带入紧密联系、凡事深深卷入的“部落时代”。相反, 人们躲在那些大小不同且紧密联系的视窗背后, 联系愈紧密却愈发孤独。这也就提醒人们, 一定要谨慎对待教育中的技术设计、选择与应用。

【关键词】印刷术; 电视机; 互联网; 媒介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G431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12—0013—04

对“大众媒介”价值的探讨, 通常是在“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在这种研究的过程中, 为“电的身体”高唱赞歌的麦克卢汉和为“电视”的“祛童年化”忧心忡忡的尼尔·波兹曼可谓两面较为鲜明的旗帜。因此, 了解这二者的理论观点和倾向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为理性地认知作为一种“融合媒介”而存在的“互联网”, 从而也有利于我们理性地来设计或选择教育技术。

一回归“部落时代”: 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歌颂

“部落时代”是麦克卢汉思想的一个核心的概念。他对“印刷术”的批判和对“电子媒介”的歌颂可以说均是围绕着这一核心概念而展开的。在他看来, 依赖于听觉和触觉的“部落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 “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生活来安排, 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听觉与低清晰度的、中性的视觉不同, 它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 它是精微细腻的、无所不包的”。它要求生活在其中的人“在行动的同时要做出反应”^[1]。因此, “部落文化”中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 人的技艺是“全面的”、“多样化的”: “部落人”即“整体的人”。而这种“整体性”的“部落文化”随着拼音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而分崩离析了。因为, “用拼音文字书写的词汇牺牲了意义和知觉”^[2], 这种分离的“拼音文字”赋予了人“行动时压抑情感和情绪的手段”^[3]。与“说话”不同, “我们说话时倾向于对每一种情境做出反应, 甚至对我们自己说话的行为本身也用语气和手势做出反应”, 书写则“倾向于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为, 我们很少有机会对书写行为做出反应, 而且也没有必要对它做出反应”。“有文化的人或社会都培养出了一中能力, 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抱相当疏离超脱的态度。不识字的人或社会却事事

经历感情上或情绪上的卷入。”^[4]这样, 拼音文字及基于此的印刷术传统将人的整体知觉分解开来, 从而也将“整体的人”肢解了。由此形成的文化, 则是机械的、连续的、序列的、同质性的。“唯有使用拼音文字的文化, 才掌握了作为心理和社会组织普遍形式的、连续性的线性序列”。“将各种经验分解为整齐划一的单位, 以产生更快的行动和形态变化(应用知识), 始终是西方的力量既驾驭人又驾驭自然的秘密”。^[5]因此, 拼音文字和印刷术促生了一个“非部落化”的时代, 一个机械的、同质性的、相互分离的时代。

在麦克卢汉看来, 是以拼音文字为基础, 并受到印刷术强化的书写文化将西方文明带入了一个所谓“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机械技术可作为文明形态的一种隐喻, 它破坏了曾经“有机的”、“整体性的”“部落文化”。而在电力技术发明之后, 电子媒介又使得人类文明迎来了一个“重新部落化”的时代。由于“电的作用不是集中化, 而是非集中化”, 它“可以一视同仁的输往农舍和办公楼”, “可以容许任何地方成为中心, 而并不需要大规模的集中”, 故而它就打破了那种“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 “部门割据的独立王国在电力速度的条件下, 像君主制一样冰消雪融了”^[6]。“机械化靠的是将过程切割为同质的、互不联结的小块, 而电气化却把这些割裂的小块重新结合起来”^[7]。“自动化的实质是整体化的、非集中制的、有深度的”, 而不是“切割肢解的机械技术”。^[8]在他看来, 印刷术延伸了人的视觉能力, 但同时削弱了其他的感观能力。但电子媒介不单纯地延伸和强化某种单一的感知能力, 它延伸的是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而由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不仅是一种电子网络, 它还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经验场”^[9], 故而电子时代所确立的颇具全中枢神经系统性质的全球网络, 使得信息以中枢神经系

统信号的速度传输和加工,知识的瞬间加工过程得到电的速度之后,也就结束了从印刷术开始的机械时代,形成了“有机体的统一”,一个“宽泛知觉的整体场”^[10]也便兴起了。像广播、电报、电话和电视等媒介,“他们消除时空差异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使人深深卷入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之中”^[11]。基于这种分析和认识,麦克卢汉如是断言:“电子时代是在开启心智的时代”^[12]。在这个“重新部落化”的时代里,人不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畸形发展的人。

二 童年的消逝: 尼尔·波兹曼对“电子媒介”的声讨

与麦克卢汉对“电子的登峰造极”的强调不同,作为“媒介生态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始人,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处处透露着对“电子媒介”(电视)所造成的文化后果的担忧以及对“印刷术”传统的“缅怀”。其广为传阅的两部著作:《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单从标题上就已表明了他的这一批判性立场。

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理论首先是从批判“电视”开始的。他对以“电视”为主的“电子媒介”的批判主要在于,“电视”这一“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结合的产物造就了一种新型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要特性在于使得由“印刷术”所促生的“童年”这一伟大的概念开始消逝,并将人类带入一个“娱乐时代”。他指出,“童年”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在中世纪并没有形成所谓的“童年”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口语文化中,说话是语言的唯一实践。在这种口语文化中,孩子和成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空间里,获取同样的信息,因此就无所谓要向孩子“隐藏”和“限制”什么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将他们分离。而在印刷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又重新创造了一个需要读写能力的属于成人的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书籍文化创造了一种知识垄断”^[13],要想“能接触到任何形式的文字和人类经历中有记录的一切秘密”,那么你就必须具备“阅读”的能力。会识字的成人大体可以做到这点,但儿童则不能,“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为成人”^[14]。因此,印刷术所造成的“知识垄断”将“儿童”和“成人”分离了,“儿童”这一概念才逐渐普及开来。

对尼尔·波兹曼而言,“童年”这一概念可看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最具“人性”的发明之一。而这个“伟大”的发明,随着“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出现而开始快速地消逝了。他认为,是“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并且“电视不能分离观众,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因此,“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而“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存在了”^[15]。印刷文化对成人概念的诸如“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的容忍

度”、“抽象的、有序的高一级能力”、“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16]等限定,都在以“电视”为主的“电子媒介”的冲击下迅速瓦解了。因为“印刷文字要求读者对它的真实内容有积极的反应”,但“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17]。因此,电视“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因为思想是抽象的、有距离的、复杂的和有秩序的”^[18]。“人们是看电视,而不是阅读电视。看电视不需要任何技巧,它对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傻子和智者都没什么两样。”^[19]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尼尔·波兹曼才断言道,“看”对“阅读”的取代,让我们迎来了一个“娱乐时代”。在这个“娱乐时代”里,电视主导了一切并将各种严肃的议题同娱乐混在一起,造就了人们在电视前的“漠不关心”,导致成人和童年的边界日益模糊。

三 评价与启示: 融媒时代的计算机与互联网

在文字发明之后,柏拉图在《斐德罗篇》(The Phaedrus)中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书写”技术破坏了“对话关系”¹。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似乎继承了柏拉图对“听觉文化传统”的偏爱。尽管他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印刷术所促生的书写文化传统时,特意强调所批判的对象乃诸如“英语”这样的“拼音文字”传统,而不包括诸如汉字之类的象形和会意的文字。但其诸多指向“书写技术”的批判却又不可能将诸如汉字之类的书写技术排除在外。因为,不管您是用拼音文字书写还是用汉字书写,书写行为都是“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为”。尽管这种“分离和专门化”创造了“文盲”这一概念,并使得“文盲”的生活状态变得艰难,但也正是这种“分离和专门化”才使得书写形式的“言说”较之于口语表达更为清晰和理性,从而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所以,在这一点上,尽管尼尔·波兹曼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阐述书写技术同“儿童”这一社会概念的关系上,但其对“阅读”与“书写”这一活动与理性的、逻辑的思维之关系的论述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麦克卢汉对印刷术之于人类视觉能力的延伸之关系的论述无疑是中肯的,这种视觉能力的延伸和加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原初知觉的整体性。然而,正如他的文字所透露的,由于他对书写传统所促生的所谓西方“理性”的厌恶和对人类部落时代那种要求人深深卷入事件之中的“感性”的偏爱,在他觉察到“电”的速度和能力时,就只能用他的“感性”来热情地歌颂“电子媒介”。因此,他既没能清晰地认识到,电流和信息仍然需要一个“中心”,仍不能“自由流动”;也没能清晰地认识到,电子媒介尽管延伸了人类视觉以外的其他官能,但这种延伸的“组合”所形成的宽泛的“知觉场”并不具备“部落时代”的整体性特征。以“电子媒介”最杰出的代表——电视为例,作为“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的完美结合,电视同时延伸了人的视觉和听觉能力,但

其由此为“观众”带来的“知觉场”却依然是“平面”的。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尼尔·波兹曼对“电视”的“祛童年化”论述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麦克卢汉的电子时代将重新部落化之观点（听觉传统的部落时代没有信息隐秘，因而没有童年之概念，电子时代成功地消除了书写传统所促生的信息隐秘，因此也不复有童年之概念），但他对这种“重新部落化”的认知和批判无疑更具理性。在今天，只要你打开电视，就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他所言说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即便我们不在马克·波斯特特的“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等按时按量地塞给每个‘公民’”的“传播机器”^[20]的意义上来看待“电视”，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个被“广告”和“娱乐”统治的“电视”。也许它偶尔也能带我们进入“现场”，让我们通过这个狭小的、平静的“窗口”“知道”外在于我们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在那些画面一闪而过之后，人们的心智和心境却总是恰如这一面小小的窗口：平静而淡漠。

尼尔·波兹曼对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所造就的“信息边界”之消失的洞见不得不令我们惊叹。但更令人惊叹的还在于他对计算机这一更为强大的媒体的预见性。他指出，如果说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的话，那么“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因为，“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这就要求进行特殊的训练……如果一个全球性的电脑文化被视为必须，那么可以想见，年轻人的教育会变得非常重要。”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谨慎地补充道：“利用电脑来推动平民百姓进行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思维，也并不是必然的。如果让大部分半文盲的百姓用电脑上的视觉游戏来自娱自乐，让百姓使用电脑并被电脑利用，却无须理解其中的所以然，这样可能更符合某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如此，电脑就会保持神秘莫测，为官僚精英人士所控制。教育年轻人也完全不必要。于是，童年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它通往被淹没的旅程。”^[21]

尽管尼尔·波兹曼在1984年写下这段关于计算机的评论时，完全没有预计到20多年后的今天，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联姻已不再需要使用者掌握什么“编程语言”之类的复杂技能，但有一点他是正确的，即在互联网成为一个巨大的“融媒”时，童年正流畅地继续它通往被淹没的旅程。因为，在技术越来越智能化、友好化的今天，尽管对于一些特定目的技术应用仍然需要经受某种特殊训练，但对于视觉游戏、浏览网页、聊天、观看各种“视频”而言，却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与技能。相比电视系统而言，计算机和互联网除了以“不受控制的信息”猛烈地冲击着童年和成人的边界之外，他还以各种刺激的网络游戏将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孩童引诱到计算机前，并且让其“欲罢不能”。所以在今天，

我们似乎面临一种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要实现信息技术的教育价值，就不可避免地要使学生与信息技术接触，并且还要教会他们一些基础的知识与技能；但另一方面，他们一旦掌握了这些基础性的知识技能，却很有可能不是用来辅助自己的学习，而是用来偷窥成人的秘密、闲聊、娱乐或游戏。事实上，我们从今日的现实中会发现，将孩子们吸引到计算机和互联网面前的，通常并不是我们所计划要达到的目标，而恰恰是我们所担心的那些负面的因素²。这也正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的，“随着互联网应用广度和深度的加大，网络沉迷情况的不断出现，互联网极有可能成为电视之后下一个困扰人类的异化物”^[22]。

互联网成为一个巨大的、万能的“融媒”似乎验证了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将促生一个宽泛的“知觉场”的期许。并且，从一种与人脑类比的角度出发，互联网所延伸的人类官能的确已经超越了单一而更类似于人的中枢神经网络。但麦克卢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极力批判的文字与印刷术在某种意义上却为计算机与互联网所加强。并且，从现时的生活世界来看，互联网所促生的宽泛“知觉场”并不具备部落时代宽泛知觉场的“整体性”特征。人们靠显示屏和音箱等技术手段所得到的宽泛知觉仍然无法使他们深深卷入事件当中。这一点，有现场听音乐会或演唱会等经验的人应该有最真切的体会。当您置身真实的现场时，您得到的是一个宽泛的、整体的知觉场，因此您会深深地卷入整个事件当中，理性退居感性背后。而当我们坐在电视机或显示器前时，无论您看到的视频是多么高清、听到的声音是如何立体环绕，我们的心依然只能游离在事件之外，即便是所谓的“同步直播”事件。所以，互联网扩展的宽泛知觉并不能把人类带入“重新部落化”时代。相反，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个“假”现场之中，让我们表面上与世界紧密相连，而实质上却支离破碎。相互联系的是机器设备，人恰好为这些机器设备隔离开来。

因此，诚如唐·伊德向人们揭示的，“通过工具协调的对象可能显现为一种知觉上被减少了的对象，工具的能力在这儿就是‘分析地’把一个知觉上丰富的对象简化为它的某一个单一的特征”^[23]。技术对人类知觉能力的所谓“扩展”和“加强”实质上总是伴随着“简化”和“丢弃”，这即是技术改变世界向我们显现的方式从而改变我们知觉的一般机制：“放大—简化”。这也就提醒我们，一定要谨慎地对待技术的应用问题，切莫只看到其“放大”之功能而忘却了其“简化”世界的事实。尤其是教育领域，在设计或选择教育技术时，如果只考虑信息技术所能提供的更为宽泛的知觉场之能力，而忽略这种知觉场固有的零碎性和片面性缺陷，那么我们的教育将极有可能进入一个祛除思考和理性的时代。

注：1 在《斐德罗篇》（The Phaedrus）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画家的作品栩栩如生地置于我们面前，但假如你

询问它们，它们就会保持最庄严的沉默。书面文字同样如此；它们就像充满智慧一样同你说话，但是如果你问它们表现了什么东西，希望从中有所受益，它们却将永远不断地告诉你同样的东西”。(转引自：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曹观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5.)

2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9年1月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小学生对互联网的应用深度不高，仅有的几个渗透率超过总体的应用是“即时通信、博客、网络音乐、网络视频”，这四种应用基本上可以定位在娱乐和社交两个领域，与这个年龄段好玩、好奇的心理需求基本一致。(CNNIC. 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nnic.cn/uploadfiles/doc/2009/1/13/92209.doc>>.)

参考文献

[1]-[12] 麦克卢汉,何道宽.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23,125,123,115,122,68,433,33,428,143,35,430,109,53.

[13]-[19][21] 尼尔·波兹曼,吴燕莲.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9,53,115,141,106,143,112,202,14,209.

[20] 马克·波斯特,范静晔.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

[22] CNNIC.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nnic.cn/uploadfiles/doc/2009/1/13/92209.doc>, 2010-9-10.>

[23] 舒红跃.技术与生活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9.

On Typography, Television and Internet

——From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Marshall McLuhan and Neil Postman

WU Zheng-xiang

(Normal college,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22)

Abstract: Marshall McLuhan and Neil Postman can be seen as two flags in the fields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er spoke in praise of the body of electricity and criticized the typography, while the latter appreciated the cultures formed by typography and worried about the vanishing of childhood which was resulted from Television. And to the Internet,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giant Integrated Media nowadays. In some sense, it has not only reinforced the so-called writing skill, but also accelerated the vanishing of borderline of information. Such kind of broad consciousness formed by Internet hasn't brought human beings into the Tribal Age in which people lived inseparably and deeply involved in every thing. On the contrary, people has used to hide behind the monitor of different size and connected tightly, tighter they connected, lonelier they felt. So it reminds us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 designing,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Keywords: Typography; Television; Internet; Media Ecology

*基金项目: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中的价值定位研究”编号: JG10DB0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0年9月26日

编辑: 宋树